

國語週刊

Gwoyeu Joukan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

(本刊通訊處：北平府右街中海)

第二〇九期

廿四年(1935)九月二十八日

劉復中小字典序

黎錦熙

我的朋友劉半農先生逝世後一周年，他所編的這部中小字典，才由致士英先生把遺稿整理補完而出版。這是劉先生在語文教育上一種很大的貢獻。

關於編纂字典和辭典的事，劉先生和我的關係最深。民八代表北京大學出席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的第一次大會，就在國語統一進行方法案中提議編纂辭典；他在本書自序的起首說「我已記不清楚我從什麼時候起，才有了編纂字典的興趣」，我倒是記得清楚的，覺得他在那時候就有了這種興趣了。次年民九，他就被國語會推為國語辭典委員會委員之一，不久赴法留學。民十四回國，發起編纂中國辭典，擬定辦法三十七條，我們動手試編，他所撥給的五萬元資本，却被資本家送到贛山裏去，後來連錢帶物都「化為烏有」了。民十五又在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發表一個編纂中國大字典計劃概要；民十七到南京提議於中華民國大學院的大學委員會，請款六十萬元，又被否決了。當時劉先生的宗旨是「非款不辦」；我的宗旨是「有款固佳，無錢也辦」，所以把民九成立的國語辭典委員會擴大起來，設一個中國大辭典編纂處於中海。民十八，劉先生加入，說他以前的計畫，無法實現，只好取消。從此我們就在中海共同工作。這時他還是主張編「大」的，還沒想到編「中小」字典，而且這個「大」也和他的主張

差不多：「大而無外」。所以他提議先從建設「字典學」入手，說這是從來中外學術界未曾從事之作；我就和他計劃這種工作，決定從三方面入手：一，盡把西文各種字典的序列打出來，擇要譯譯，旁及日本等；二，增修謝啓昆的小學考；三，再來一個「類書考」。(詳見國語運動史綱頁三四九。)這麼一來，「大而無外」的大辭典工作，却又未免弄得「大而無當」了，因為第上幾年還不能看見大辭典的本身；雖然大規模的材料蒐集和整理的工作也在進行，但那也還不能算是大辭典的本身。古人說得好：「專求可，功求成。」我當時想了一個辦法，分設「特設」，大小兼營：民衆辭典最先成立，國音普通辭典殿後，劉先生擔任主編的是大學辭典，民二十成立。這部大學辭典，比我們所經營的大辭典小些，比辭源之流則大些；其內容體裁，他舉了兩部書作標準：法國的拉羅舍小辭典，英國的韋勃司說大學辭典。我和他議定了編纂大學辭典辦法二十七條；他為此事去了兩趟上海，結果，某書局承認五萬多元墊款的預算，又被他們董事會的資本家否決了。

於是劉先生再縮小範圍，才從事這部中小字典的工作；但他一面還給那「大而無外」的大辭典編成了一個「一」字。他在本書自序的第二三段也敘述過了。這是民二十一年事。

自此以後，劉先生忙於樂章，方音，古物等等的研究調查工作，到民二十三，這部中小字典還沒有定稿付印，他不幸就作古了！他動手時就預約我給做一稿序。民二十三的春天，他還僅過我一次。同時他看見了我給大辭典做的一本「大而無外」的「巴」字長編，對我說：「你何不姓巴？」其實他自己也說過了：「試編一個「一」字，已可印成一部三百多面的書。」不過他總注意於「求可求成」一路，現在他雖死，而中小字典竟成了功，而我則連這個成功還沒有呢！

這部中小字典的特點：

第一，注音一依國音，就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七日教育部公布的標準音。這本來是極尋常的一件事；但坊間出版的字典，截至現在我作此序的時候為止，我還沒有看見一部能較準確中小字典與精細地依據國音常用字彙注音而沒有差錯的。

第二，規定直音字三百九十二個，每字代表一個音。這算是對於從來所用「直音法」的一個加限制而成系統的大整理。我以為其用猶不止此：這三百九十二個漢字，就可以代表注音符號所辨國音的基本形式，加上「孤音字」「垂」「續」等十九個，就可以知道單個兒字的國音總共有四百一十個基本音(參看本書所附的直音字全表)。假如擴大一點兒，分別聲調，就可以選定二千四百二十八個漢字，代表國語羅馬字所辨單音節的基本形式了。

第三，再從三百九十二個直音字中，選出五十八個基本直音字，用來辨合字音，兩字決讀，即成一音。這比清初李光地所採的字所定之法更加簡單。這是反切改良的最後一舉。一千八百多年以來反切法的演進，合理化，經濟化，到此為止。

第四，解釋字義，原義居首，引申，借喻，轉變之義，則可貫串者貫串，不可貫串者分設，這個嘗試，是極有價值的。坊間字典乃至康熙字典以上，大都是「把各種字義雜糅堆砌在一起就算了事」的。我給大辭典解釋字義時定的第一個原則就是「按史則」；劉先生運用了這個原則，叫中小字典的字義也能系統化，這正合於古人所說的「獅子搏兔用全力，其搏兔亦用全力」了。

第五，凡論報碼子做字的號數。這個特點，固然也在乎「為出版人招買賣；買

這部字典的，可以節省買電報新編的一毛錢」，但我極主張中國字典的單字應當編號；編號的好處，第一，便利轉查；第二，便利領詞。

以上舉了五個特點，不過是就這部分據本和劉先生的自序考索而得。還有兩事，說算缺點罷，寫在後邊，但是劉先生可以不負其責任。

第一就是仍用康熙字典三百十四部編排的，這是劉先生無可奈何的辦法；他當時也還沒有決心用他自己創製的「點直曲檢字法」，可見漢字的「據形系聯」是一個極難解決的問題。我最近才擬定一套漢字新部首，把「部首制」融合於「點直曲」之中，可惜不能就正於劉先生了！

第二就是簡體字，劉先生雖然「看得同一筆不苟的楷體字一樣重要」，但本書所蒐採的並不很多。他自序中說：「料到將來的中國文字，必定要經過簡體字為正宗的一個階段。這話現在說來似乎太早，但證實之期，恐怕也不過在五十年或一百年之後罷。」最近我們決定了簡體字二千三百多，教育部公布了第一批三百二十四字，明令用來「代正體字」。這件事距劉先生的逝世僅一年；劉先生預算證實之期要一百年，一百年竟縮短成一年，大可告慰劉先生於地下了。

黎錦熙。二十四年八月於北平。

中小字典序

劉復

我已記不清楚我從什麼時候起，才有了編纂字典的興趣，只記得：民國十四年秋，我從國外回到上海，第二天就去看黨益書社主人陳芝壽先生，向他談起有編纂一部中等字典的意思，請他在經濟上幫忙，承他答應代為集合幾個資本家，湊出五萬元現款，專門辦理此事；後來我到了北平，曾向錢玄同，黎錦熙，顧頡剛，錢穆功諸兄擬定了一個詳細計劃，預備稿子一到就動手。不料當初答應出錢的資本家，後來竟把這一筆錢移到湖南去開礦了。不久，湖南鬧了共產黨，錢與顧那化鳥烏有了。幾年之後，芝壽先生也害肺病死了。這件事，就只在我的回憶中留了一些微淡的痕跡就完了。

近幾年來，雷西玄同和我，都不斷的努力於編纂中國大辭典的企圖。現在北平中海，已專設一編纂處，處中有二十多人工作，已製成的卡片有二百多萬，就一方面說，小小的根基已經打定了；可是就另一方面說，要是得不到大宗的固定經費，這部書，恐怕終於編不成功；我就已得的材料，試編一個「一」字，已可印成一部三百多面的書，全書的分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去年夏天我到上海，看見北新書局主

人李小峯兄，他有意思要我編一部中小學生所用的字典，我就毫不猶豫的答應了他，因為這是給了我一個很好的試驗的機會。

自從去年秋天開始工作起，到現在，這一部很簡單的中小字典總算大體完成了；但我所預備的材料，並不以「中小」為限，却漸漸編成一部大學初年級生與高中學生合用的大字典。要是這部中小字典能有得不失敗的幸焉，亦許不久就有一部將高一等的大字典與世人相見。

編字典是一種專門學問。編字典所需要的是廣博的知識和精密的心思，這是世界學者所公認的一句話。我雖然很慚愧，說不上有這兩種資格，但因平時自己是常翻字典的人，對於字典多少總有些直觀的見解與實望，現在就憑這種直觀的見解與實望來編一部字典，亦許不至於完全走錯了路頭。

我以為字典的職務，在於就字典的人的立場，選擇一套適於實用的字，在形，音，義三方面，給予明確的指示，又須顧到檢索上的便利，使用者可以不受費時間。

現在這一部字典，是專編給初中小兩類學生用的。這兩類學生所讀的，大概

是白話文和普通文。依此標準，編一部五千個字的字典，一定很够用的了。可是，編字典要做到「應有盡有」，本體雖勉強可以，要做到「應無盡無」，就難得有把握。所以在選字這一點上，與其失之太緊，不如略略寬鬆一點。字太多，有許多永遠不要翻到的字空佔篇幅，固是一種缺憾，可總比有要翻的字而翻不到好一點。

本年五月七日教育部公布的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所編的國音常用字彙，共收九千多字，其說明書第二十六節云：「本書雖以『常用』為名，但對於書中常見之字，亦蒐集不少；因此等字普通亦非絕對不用，所以寧可多收一些。」現在這部字典，就以這九千多字作主幹，此外再察看事實上的需要，並為編排號碼上的需要(見後文)，酌量的增加，大約總字數在九千與一萬之間。

編字典，自然不得不講到字的形體，可是對中小學生講字的形體，決不宜求之過深。例如「月」旁，雖然一般用偏旁制，這把它分為兩部，一部在辰集，是日月的「月」，一部在未集，是「肉」字的省文，而通常寫這個偏旁，却並沒有什麼分別，「月」也可以，「月」也可以(「月」比「月」更普遍)，若必拘泥於「月」是日月的「月」，「月」是肉的省文，結果必定是無裨實用，徒滋紛擾(而且也說不上合於「六書」，因為「月」並不像一個月亮，「月」也並不像一塊肉。)原來文字這東西，就實用一點上說，只要求其「約定俗成」，能於做得意義的代表符號，而不至於彼此相混，已就很好，要在書中追求「六書」，那是做不到的；非但在楷書中，就是在篆文中，以至於金文中，甲骨文中，也還有許多說不出所以然的地方。那麼，又何必把這比較專門的問題，硬拉到為中小學生講實用文字的字典中來呢？(未完)

★ ★ ★ ★ ★